



# 京门风月 上册

## ⑥ 盛世欢喜

媲美《琅琊榜》的权谋之作，  
这里的男子俊美尊贵，这里的女子风华绝代。  
这里的谋与爱、情与义终将成为传奇，  
留给后人说——

古言大家西子情

继《纨绔世子妃》《妾本惊华》后再续传奇佳话。

东风冷冻起一池湖水，冰花凌上了云霄，碾过那一世。  
春风吹暖了落梅海棠，柳枝抚平了日月，还有这一生。

西子情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京门风月

## ⑥ 盛世欢喜

[上册]

西子情 著



青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京门风月. 6, 盛世欢喜 / 西子情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20. 5

ISBN 978-7-5552-8772-8

I. ①京…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01324号

书 名 京门风月6 盛世欢喜  
著 者 西子情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李文峰  
特约编辑 孙小淋 李双榆  
校 对 耿道川  
装帧设计 梁 霞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0年5月第1版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5  
字 数 45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8772-8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 目录<sup>上册</sup>

## CONTENTS

第一章	情爱成灰	1	第十一章	新帝威仪	140
第二章	非死即伤	16	第十二章	请谏立后	153
第三章	燕亭回归	31	第十三章	五万私兵	167
第四章	夹道之杀	43	第十四章	游湖叙话	180
第五章	雪城请兵	58	第十五章	秦铮归来	194
第六章	日薄西山	72	第十六章	前世今生	207
第七章	就近调兵	85	第十七章	生死相许	220
第八章	回天乏术	98	第十八章	多年筹谋	233
第九章	诏书后事	113	第十九章	太子治国	249
第十章	声色犬马	126	第二十章	相谈甚欢	263



# 目录<sub>下册</sub>

##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嫁娶亲事	277	第三十一章	你若害羞	411
第二十二章	牵一动十	290	第三十二章	告老封官	424
第二十三章	内藏地图	303	第三十三章	温香软玉	437
第二十四章	各府请帖	316	第三十四章	催发心血	451
第二十五章	当面求娶	329	第三十五章	雷霆彻查	464
第二十六章	破釜沉舟	343	第三十六章	背后之人	477
第二十七章	郑氏来人	356	第三十七章	秦铮传信	490
第二十八章	兄代弟罚	370	第三十八章	边境交锋	505
第二十九章	换亲而娶	384	第三十九章	好的帝王	521
第三十章	爱不释手	397	第四十章	催心之毒	535





## 第一章 情爱成灰

这扇门极其厚重，可是敞开时却无声无息，足可容纳三四个人并排进入。

崔意芝大喜，转头看向秦铮，说道：“表哥，果然如你所料，门开了。”

秦铮颌首，看向门内，入眼处有着淡淡的烟雾，只可看清前方一丈远之处，他示意崔意芝跟上。

崔意芝连忙跟在他身后，二人一起进了门。

随着二人的进入，门又缓缓地无声地合上了。

崔意芝进了门后，好奇地越过秦铮向前走去。

秦铮一把拽住他：“前面是悬崖，不想掉下去就止步。”

崔意芝大惊，转头看他：“悬……崖？”

“云缭绕，这跟我们在奈何崖山顶上向下看时有什么不同？”秦铮挑眉，松开他，“若不信你可以跳下去试试。”

崔意芝恍然大悟，连忙摇头：“既然是悬崖，那我们怎么办？”

秦铮俯下身，在悬崖边看了片刻，说道：“崖壁上有一根绳索，你我顺着绳索下去。”

崔意芝松了一口气：“我已经不想攀爬了，有绳索就好。”

秦铮伸手拽住绳索，绳索有拳头般粗细，他拽着绳索纵身跃下。

崔意芝连忙也拽住绳索，跟着他一起顺着绳索滑下。

四周云雾缭绕，除了这一面石壁和他们拽住的绳索，周遭的景物无一可辨。

他们大约下滑了半个时辰，距离地面还有丈余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湖面上波光

粼粼。

崔意芝的脸顿时灰了：“不会又是一处绝壁的湖吧？”

“不会！”秦铮摇头。

崔意芝拽着绳索不再动，脚蹬着光滑的崖壁打转：“我不会浮水。”

“下面有竹筏！”秦铮说着便抽出腰间的钩锁甩了出去，只听咔的一声响动，钩锁卡住了什么东西，紧接着他用力一拖，果然，一只竹筏被他从不远处的水草中拖了出来。

崔意芝松了一口气：“有竹筏就好。”

秦铮松开绳索，跳上了竹筏，崔意芝也跟着跳了上去。

秦铮拿过竹竿，撑动竹筏，竹筏带着二人沿着湖面向前漂去。

湖面雾气浓郁，周遭除了湖水什么也看不见。

崔意芝摊开手掌放在空中好半晌，之后，惊奇地说道：“表哥，这雾甚是奇特，不像是寻常的雾气，我的手放在空中触摸它，它不是那般湿润清冷，而是温温润润的，十分绵软、舒适。这湖面也没有湿气，亦不寒冷。”

“这不是雾。”秦铮道。

“不是雾？那是什么？”崔意芝惊讶地问道。

“应该是魅族的雾术，由四周山石草木的灵气而滋生的雾术，似雾而非雾。”秦铮看着前方，说道，“否则，此时怎么会起雾？”

“对呀，我们开门时是申时三刻，下来用了半个多时辰，此时酉时一刻了。”崔意芝恍然大悟。

秦铮不再言语。

“这水好像也有方向。”崔意芝看向水面，又道。

秦铮低头看了一眼，掣了竹竿，虽然竹竿已掣，但是竹筏依旧载着二人顺流而行。

“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模样。”崔意芝感叹，“随表哥一行，真是长了见识，天下果然无奇不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般天险之地，如此巧夺天工地设置机关密道，实在匪夷所思。”

秦铮不知在想什么，看着前方没搭话。

崔意芝偏头看了秦铮一眼，想到封灵引着他们找谢芳华，一路追来才来到此地。

这一片湖很大，也很宽，竹筏沿着水流一路漂游，半个时辰后他们依稀看到了对面的亭台楼阁。

“表哥，你快看！”崔意芝捅捅秦铮。

秦铮自然早已经看到了，点点头。

过了片刻竹筏来到岸边，浓雾散去，二人这才看清对面的情形。

确切来说，这儿是一处类似山庄的村落，只不过这里有着几十处层层殿宇，那处最大、最高的殿宇上方的露台上隐约站了一个人。

那人是个女子，她穿着一身华丽的衣裙，头上戴着珠钗、梳着云鬓，在楼阁中看来如九天仙子。

“是谢芳华！”崔意芝低声说道。

秦铮嗤了一声：“什么眼神？她不是谢芳华。”

崔意芝一愣，定睛细看，发现她还真不是谢芳华，她比谢芳华要稍微年长一些，只是穿着一身华丽的衣裙，乍看之下还真有些像谢芳华。他拍拍秦铮：“表哥，还是你眼神好使，这个女子是谁？你可认识？”

“平阳城胭脂楼的老鸨，月娘。”秦铮道。

“她就是平阳城胭脂楼的老鸨？”崔意芝又仔细地看了看，忽然说道，“她怎么看起来有些像一个人，像是……”

“月落是她的弟弟！”秦铮道。

崔意芝恍然大悟：“我说她怎么像太子身边隐卫月落的模样，原来月落是她弟弟。”说罢，他惊讶地问道，“她怎么会在这里？难道……她是魅族人？”

“不是！”秦铮摇头，“她是北齐玉家的人，叫玉月娘，她与月落父母双亡、自小失散。一个被谢芳华收在了身边，一个被秦钰收在了身边。”

崔意芝了然：“这么说，谢芳华真的在这里了？”

秦铮不再言语，面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崔意芝不再说话。

二人下了竹筏上了岸，沿着岸边的石阶向那处最高、最大的楼宇走去。

整个村落、楼阁都静悄悄的，若不是有那站在楼宇上的月娘，二人会以为此处空无一人。

二人还未走近，月娘忽然从楼宇上飘然而下，拦在了二人的面前，笑吟吟地说道：“主子离开时说铮小王爷会来此，让我等在这里，果然等来了您，奴家这厢有礼了。”说罢，她看向崔意芝，“这位可是清河崔氏的二公子？果然如传言中一般俊俏。”

崔意芝见她虽然乍看时如大家闺秀，可是走近之后开口说话，果然有老鸨的风尘之气，不由得嘴角抽了抽，想着，忠勇侯府这等高门望族最忌讳脂粉污尘之地，可是芳华小姐偏偏收了青楼女子做手下，真是……

秦铮闻言，面色忽然一沉，挑眉：“她离开了？”

月娘笑着点头：“主子昨日夜晚便离开了，命我在这里等着，想必她是知晓小王爷会来找她，本来打算今日离开，便提前走了。”

秦铮抿唇：“她去了哪里？”

月娘摇摇头：“主子没说。”

秦铮忽然出手，宝剑瞬间横在了月娘的脖颈上，他脸色微寒地说道：“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哎哟，小王爷，您就算现在杀了我也没用。我在您面前可不敢说谎，主子确实昨日就走了，命我在这里等您，主子留了一封信给您，您若是不信，我现在就将信拿出来给您看，您看过之后就知道了。”月娘立即说道。

秦铮冷哼一声，伸手：“将信拿来。”

月娘将手中的信抽出，递给秦铮。

只见信封上写着“秦铮”二字，笔迹秀丽，的确是谢芳华的字迹。

秦铮掣回宝剑，伸手去打开信笺，可是就在他即将打开信笺的工夫，信笺忽然在他手里变黑，转眼便化成了灰烬。

这时一阵风吹来，灰烬顷刻间被吹散了。

秦铮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没抓到，手心里只有些微灰末，他猛地抬头去看月娘。

月娘也吓了一跳，惊讶地道：“小王爷，您还没看信，为何便摧毁它？”

“我摧毁它？”秦铮眯起眼睛，问道。

“难道不是吗？”月娘怀疑地看着他，“那信……怎么毁了？”

秦铮冷冷地看着她。

月娘被他的目光震慑住了，不由得后退了两步。

“她离开时都说了什么？”秦铮盯着她，寒声问。

月娘想了想，说道：“主子只命我等在这里将这封信交给小王爷，再没说什么。”

“只言片语也无？”秦铮问。

月娘摇头：“无。”

秦铮脸色清寒，忽然恼怒地道：“她当我是什么？留下这信笺想要告诉我什么？情爱成灰吗？做梦！”

月娘看看他，又看看他手里的灰粉，一时无言以对。

“她真认为我不敢杀你吗？”秦铮忽然又出手，这一次杀气凌厉。

月娘大惊失色，可是秦铮这样的凌厉剑招她根本就躲不过。

崔意芝也惊了，连忙喊：“表哥！”

秦铮确是拿定主意要杀月娘，所以丝毫不留余地，转眼宝剑便割破了月娘的脖颈。

千钧一发之际，一缕轻烟忽然从斜侧飘来，柔软却快速地弹开了秦铮的宝剑。

当的一声轻响，宝剑如碰到了金石，秦铮也被那柔软却如金石一般的弹力震得后退了一步。

月娘捡回来一条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伸手去摸脖颈，秦铮的宝剑太快，割破了她脖颈的皮层，却没立即流血，直到她的手去触摸，鲜血才顿时流了出来。

月娘看到满手的鲜血，大叫了一声，昏厥了过去。

崔意芝看着只是一缕轻烟便弹开了秦铮的宝剑，惊异万分，他清楚地知道秦铮要杀一个人时有多大的杀气。见月娘晕倒，那缕轻烟撤回，崔意芝立即顺着轻烟收回的方向转头看去。

秦铮也慢慢地转过身，顺着轻烟收回的方向看去。

最大的那处楼阁门口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秦铮认识，崔意芝也认识。

这个人正是在丽云庵山体崩塌时随泥石流跌落山崖而失踪的谢云澜。

崔意芝顺着那缕轻烟看到了谢云澜，轻烟在靠近谢云澜的衣袖时消失了，他不由得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谢云澜，怎么是你？”

谢云澜穿着一身绛色的织锦软袍，身上披着一件轻而薄的黑色锦缎披风，面色有些苍白，看起来十分孱弱。

“崔侍郎！”谢云澜看着崔意芝，点点头，又转向秦铮，淡淡地打招呼，“铮小王爷！”

“你……你怎么在这里？刚刚出手的人是你？”崔意芝仔细地打量他，他此时的状态明显是在病中。

谢云澜颌首：“是我，至于我怎么会在这里……”顿了顿，他笑着说道，“这里是我家。”

崔意芝大惊，转头看向秦铮。

秦铮的薄唇紧紧抿成一条线，直直地看着谢云澜：“她呢？”

“你说芳华？”谢云澜淡淡地说道，“她昨日便离开了。”

“去了哪里？”秦铮问。

“她带走了大量的黑紫草，如今除了临安城还有哪里需要用黑紫草？”谢云澜的眉梢扬了扬，“她自然是去临安城了，子归兄在临安城，她不会让他出事的。”

秦铮眯起眼睛看着谢云澜。

谢云澜面色寡淡地说道：“我无须骗你。”

秦铮收回视线，四下里扫了一眼，问道：“这里是哪里？”

“寻水涧。”谢云澜道。

“未曾听说。”秦铮道。

谢云澜笑了一下：“这里水外有水，山外有山，寻常人很难找到这里，虽在南

秦国内，但是从未有人发现，国图上也没有记载，你自然不曾听说了。”

“你说这里是你家？”崔意芝忍不住询问，“这里怎么会是你家？你家不是在谢氏米粮吗？”

“我出生在谢氏米粮而已。”谢云澜看了崔意芝一眼，继续说道，“天下哪里都可以安家，这里为何不能是我家？崔侍郎手里既然有族传的封灵，祖辈自然与我祖辈有渊源，既然来到了这里，便该知道这里是魅族人的隐世之地，我是魅族人。”

崔意芝一时无言，不过谢云澜提到的封灵，正是他关心之事，立即询问：“封灵呢？在你手里？”

谢云澜摇头：“封灵被芳华带走了。”

崔意芝追问：“当真？”

谢云澜点头：“那只鸟儿找到她，她便将其收了。”顿了顿，他意有所指地说道，“大概是不想暴露踪迹，若是我被人时刻闻香而寻，也不太喜欢。”

秦铮脸色微沉。

崔意芝则松了一口气，对此时的他来说，封灵活着就好，否则他难以向族中众人交代，他转头问秦铮：“表哥，咱们是去临安城，还是……”

“我与云澜兄也算故交，既然来到了他的家，怎么能过门不入？更何况现在天色已晚，云澜兄不会不留我一宿吧？”秦铮挑眉，没有要走的意思。

“自然。”谢云澜看了他一眼，侧身让开门口。

秦铮抬腿向内走去。

崔意芝看了昏迷过去的月娘一眼，问道：“她……没事吧？”

谢云澜摇摇头，轻轻抬手，一个人出现在他身后，他吩咐：“将月娘抬去赵先生处，她爱惜容貌，令赵先生给她包扎，别留下伤疤。”

“是！”那人上前，将月娘拖起，去找赵柯。

三人进得楼内，楼内的一切布置雅致、华美。

秦铮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停住脚步，将里面扫视了一圈，眸色变深，说道：“这里的一切陈设都是她喜欢之物，云澜兄好有心。”

谢云澜的脸上终于有了些笑意：“凡是她喜欢的事物，我自然不遗余力，毕竟……”

“毕竟什么？”秦铮猛地回头看向谢云澜。

谢云澜对上他的目光，低声说道：“她若是在这里，这里便是她的家了。”

秦铮的目光瞬间变得凌厉：“家？”

谢云澜点头：“前世今生，兜兜转转，这里才是安宁之地。”

秦铮忽然冷笑：“吾心安处是吾家，这里未必是她的安宁之地。”说罢他便走

了进去，随着他的进入，珠帘噼里啪啦一阵响。

谢云澜看着面前晃动的珠帘，抿唇站了片刻，回身看崔意芝。

崔意芝对于在这里看到谢云澜实在太过讶异，对于秦铮和谢云澜之间的对话着实不懂，总觉得二人言谈间如雷滚动，见谢云澜看来，他笑笑：“云澜兄，打扰了。”

谢云澜不以为意，请他人内。

赵柯听闻秦铮和崔意芝找来，正要出门时见月娘被人送来，立即问：“公子呢？可无恙？”

那人摇头：“回先生，公子无恙，只是月娘被铮小王爷的宝剑伤了，公子命我送到这里，说月娘爱惜美貌，请您尽量不要让其脖颈的伤口落下疤痕。”

“好锋利的剑。”赵柯看了一眼月娘的脖颈，摇摇头，“告诉公子放心，铮小王爷的剑虽然快，但看起来不是真想要出手杀人，只不过擦破了皮而已，若是他真要出手杀人，公子的术法虽然能及时拦住他，恐怕也不会只留下这么浅的伤口。这点儿伤无大碍，我用上好的药给她包扎，应该不会留下疤痕。”

那人点头，将月娘放在了榻上。

赵柯动手给月娘包扎，不多时伤口便包扎好了，他轻轻抬手推醒了月娘。

月娘醒来后，第一时间脸色发白地抓住赵柯的胳膊，问道：“我是不是被毁容了？”

赵柯摇摇头：“没有，放心吧，只是伤了表皮。”

“真的？”月娘立即问。

“真的。”

月娘见他不像是在说笑，这才放下心来，须臾，想起秦铮，又问：“铮小王爷呢？”

“在我家公子的住处。”赵柯转回身，“铮小王爷竟然过了层层机关找到这里，果然厉害，怪不得小主甘愿下嫁。”

月娘立即不满地说道：“还说什么‘下嫁’？他们如今已经不是夫妻了。圣旨休书传遍了天下，他们自此再无干系。他闯到这里，还要杀我，我可是奉了主子之命留在这里的，真是过分，难怪主子要和他绝情断爱。”

赵柯看了月娘一眼：“铮小王爷不是想杀你，而是想要逼公子现身。”

月娘一愣：“我家主子离开了，他知道我所言非虚，难道也猜出了你家公子在这里？喊一声，你家公子出来相见就是了，何至于出手相逼？又不是不认识。”

“若他不如此，公子本无意见他。”赵柯道，“这里占据天然奇险，他既然能破机关进来，想必对魅族也知晓了个十之八九。而他本就知道公子是魅族王室的继承人，循着小主的踪迹，自然能想到公子也在这里。”

月娘闻言，虽然理解了秦铮的本意不是要杀她，但依旧有些气不顺：“他如今在你家公子处？这么说，他今晚会留在这里了？他不去追主子了？”

“我还不知那边是何情形，稍后你可以和我过去看看。”赵柯道。

月娘顿时摇头：“我才不要过去呢，以后还是躲他远些为好。若不是主子身边无人，也不至于将我留在这里受他的剑。”说话间，牵扯到了脖颈的伤口，她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伤口什么时候能好？”

“小主是昨日夜里离开的，如今已经一日又半夜了，走最近的路应该快到临安城了，希望赶得及救谢侯爷。”赵柯道，“我用的是上好的药，你若是不触动伤口，十日可大好。”

月娘点点头，有些担忧地说道：“临安城危险，这一路上主子别出事就好。”

赵柯摆手：“放心吧，我家公子已经派了人暗中护送小主，黑紫草一定会平安运到临安城，他不会让小主出事的。”

“还是云澜公子好。”月娘放下摸脖子的手，感慨，“小主爱的人怎么就不是云澜公子呢，她偏偏喜欢铮小王爷，如今弄得这般境地。若她喜欢的人云澜公子的话，我们做属下的会少操多少心？”

赵柯说道：“小主此番能找来这里并将你留下，便是将这里当作家了。以后的事情、她和公子之事哪里说得准？毕竟她如今再不是小王妃了。”

“也是！”月娘顿时乐了，“说真的，我觉得你家公子比铮小王爷讨喜多了。”

赵柯摆摆手：“你既然不敢再去见，便回去歇着吧！伤好之前忌辛辣之物，我去公子处看看。”说罢，他走出了房门。

月娘见他出去了，摸着伤口自言自语：“那我岂不是这些日子半点儿酒水也不能沾了？真是命……”说罢，她便下了榻，郁闷地出了房门。

回到自己的住处，月娘窝在软榻上寻思半晌，下了软榻，抬手招来一只鹰鸟，提笔唰唰写了一封信，绑在了鹰鸟的腿上。

不多时，鹰鸟便飞离了寻水涧。

太子秦钰染了瘟疫，再不能处理政务，郡主秦怜协助谢墨含严格控制着临安城。

第一日，城内秩序井然。

第二日，谢墨含在会议厅与临安城的官员议事时突然昏倒在地，众官员大惊，连忙喊来言宸。言宸看过之后面色大变，说道：“谢侯爷也染上了疫疾。”

众官员听罢，人人骇然。

太子染了疫疾，临安城还有谢侯爷稳定民心，可是如今谢侯爷也染上了疫疾，怜郡主毕竟是女儿家，临安城可谓真正陷入危机了。

众人一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

正在众人愁容满面时，言宸扫了一眼众人，说道：“我观诸位大多印堂发黑，也是染了疫疾的征兆。”

他此言一出，众人齐齐惊骇，人人自危。

议事厅内顿时乱作一团。

秦怜得到消息后跑来，一把抓住言宸，急急地问：“谢墨含当真也染了疫疾？”

言宸轻轻抬手，抽回她刚捏住的衣袖，点点头。

“黑紫草至今还没有找到，如今城中有一大半的人都染了疫疾，这可怎么办？”秦怜本来不觉得可怕，可是这两日接连看到城中有人死去，士兵们抬着一批一批的尸首去火化，她也开始害怕起来。

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整座城的人都会染上瘟疫，都会死，那么就有十几万人要死去。她几次忍不住想要开城门将那些没染疫疾的人放出去，可是又怕其中有潜伏着病情的人，放出去的话就会祸害整个南秦。

因此，她只能拼命地控制自己不去开城门。

两日下来，她已经近乎崩溃。

如今见谢墨含也染了疫疾，临安城的官员里也有一多半染了疫疾，她彻底受不了了。

“越是这个时候，郡主越该稳住，不能乱了阵脚。”言宸道，“郡主知道自己这时候该做什么。”

“我该做什么？如今已经两日了，明日就是第三日了，再没有黑紫草，秦钰哥哥和谢墨含都会没命。”秦怜脸色惨白，喃喃道，“怎么办？我出去找黑紫草。”

“方圆五百里都没有黑紫草，太子派出去了多少人？至今都没音信。现在还剩下一日，你出去能走多远？”言宸说道，“况且，郡主若是这时候出城，临安城由谁来控制？一旦城内暴乱，可想后果会如何！郡主并不是不知事理的人，该明白其中的道理。”

秦怜后退了两步，一时无言。

言宸看了她一眼，挥手招来两个人，将谢墨含抬起，出了议事厅。

言宸带着谢墨含走后，议事厅内的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见到印堂发黑者都吓得连忙避开，有人要冲出议事厅，一人往外走众人便都跟着往外走。

“都给我站住！”秦怜大喝一声，站直身子，挡在议事厅门口，看着议事厅内的所有人，喊道，“来人！将这里守好，任何人都不准踏出一步。”

众官员大惊。

有人立即质问：“怜郡主，你这是要做什么？”

“既然言宸说你们大都和谢墨含一样染了疫疾，就必须隔离。”秦怜烦躁地一摆手，丢下这句话便转身出了议事厅。

众官员互看一眼，都露出不服之色，齐齐往外走。

有护卫抽出腰间的宝剑，横在门前，板着脸说道：“郡主有令，任何人踏出一步即死。”

众人都齐齐后退了一步。

有人大怒：“我们是临安城的父母官，这个时候郡主凭什么将我们所有人都关在这里？我们这里还有没染疫疾的人。”

“就凭秦钰哥哥给我的令牌！”秦怜去而复返，拿出令牌展现在众人面前，“与染了疫疾的人接触者，目前看着没发作，保不准下一刻就会发作。所以，你们自然都不能再离开。”

众人看到太子的令牌，齐齐噤了声。

秦怜冷哼一声：“若不是你们临安城父母官无能，治不了水患、防不了瘟疫，临安城怎么会发生疫疾、陷入危机？还连累了秦钰哥哥和谢侯爷！最好有人能在明日日落之前找回来黑紫草，否则，不等你们疫疾发作，只要秦钰哥哥和谢侯爷有事，我就先杀了你们这些无用之人。”

众人吓得齐齐后退了数步，有的人腿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秦怜丢下两句狠话后，见众人都安静了下来，她才转身离开，去了秦钰的住处。

秦钰的住处极其安静，无一人喧哗吵闹。

秦怜疾步来到门口，急忙对守门的人问道：“秦钰哥哥呢？他怎么样了？”

“太子在房间内，一直咳，刚刚才止住。”那人立即回答道。

秦怜点头，焦急地往里走。

那人立即出手拦住她：“郡主，太子染了疫疾，而且太子吩咐了任何人不能进去。”

“谢墨含也染了疫疾，临安城的官员有一大半都染了疫疾，整个临安城也有一半的人染了疫疾。都什么时候了？还拦着我有什么用？待所有人都染了疫疾后我也跑不了。”秦怜挥手打开他，“让我进去！”

“没有太子的命令，属下不敢放您进去。”那人摇头，依旧死死地拦在门口。

秦怜恼怒地挥手去打，但那人有武功，轻巧地避开了。

秦怜拿他没办法，只能对里面大喊：“秦钰哥哥！秦钰哥哥！让我进去！”

她喊了几声后，里面无人应答。

秦怜怀疑，抓住那人问：“你告诉我，秦钰哥哥是不是不在？”

她话音刚落，里面便传出秦钰沙哑的声音：“我在。”

秦怜听到他的声音后，立即说道：“秦钰哥哥，让我进去。”

秦钰咳嗽了两声，开口问：“你要进来做什么？可有急事？”

“谢墨含也染了疫疾，如今已经过去两日了，若是再没有黑紫草可怎么办？！秦钰哥哥，你派出去找黑紫草的人有消息了吗？”秦怜立即问。

“暂且没有，再等等。”秦钰道。

“已经等了两日了，再等一日你可就性命不保了。”秦怜急得快哭了，“谢墨含倒下了，如今我将临安城的一众官员都隔离在议事厅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不让我进去，至少要告诉我该怎么办吧？”

“守好城门，依旧如前两日一样，任何人不准出城。”秦钰道。

秦怜刚要再说话，便有人急忙跑来：“郡主，您快去城门吧！有人要出城，在城门口闹事。很多百姓听闻谢侯爷也染了疫疾，都向城门跑去了。”

“谢墨含刚刚染了疫疾晕倒，消息怎么这么快就传出去了？”秦怜大惊失色。

那人摇摇头：“不知道。”

“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搞鬼！”秦怜也顾不得再进去找秦钰了，匆匆出了院子，带着人向城门而去。

秦怜离开后，侍画和品竹从秦钰的房间里走出来。

守在门口的那人看到两人，立即对品竹说道：“你模仿太子殿下的声音实在是太像了，连我都以为是太子真的在。”

“若不是我家谢侯爷有吩咐，我才不愿意模仿你家太子呢，他明明染了疫疾，却可以到处乱跑。而别人染了疫疾就不准出城，没道理！”品竹瞪了那人一眼。

那人一噎，立即说道：“太子也是没办法，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派出去找黑紫草了，如今有事情他不亲自出去怎么行？我倒是想出去，但是太子说我做不来，非得他亲自去。”说着，他便担忧起来，“太子本就染了疫疾，又孤身一人出城，都走了大半日了，可别出什么事情。”

品竹闻言也觉得秦钰不易，但还是冷哼了一声，说道：“是你家太子没本事，早早就来临安城了，却使得临安城陷入这般境地。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跟铮小王爷打成平手的！依我看，他的本事不及铮小王爷。”

那人闻言顿时恼怒：“我家太子一路治水，救活了多少百姓？临安城是有人在暗中操控，且此人背景强大！太子带出京的人本来就少，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哪里是他没本事？！”顿了顿，他又说道，“别忘了，你家小姐和铮小王爷的婚事已经作废了，你还口口声声说铮小王爷的好做什么？你说好他也听不见，他如今指不定在哪个温柔乡里快活呢。”

品竹一听便来气了：“怪不得太子带着疫疾出去办事，只留下你这么一个小护卫呢，原来你还真是就知道耍嘴皮子，你这样的人只配守门。”

“你……”那人气得瞪眼。

“行了，都少说一句吧！都什么时候了！别扯这么多了。”侍画打断二人，看着那侍卫，问道，“我问你，谢侯爷真的染了疫疾？晌午时不是还好好的吗？”

那人打住话头，摇摇头：“怜郡主说是染了疫疾，我一直守在这里，哪里知道？你们快去问问言宸公子，他是神医，谢侯爷是不是染了疫疾他最清楚。”

侍画点头，伸手拉住品竹，二人一起向谢墨含的住处匆匆而去。

言宸将谢墨含送回了他的住处，吩咐听言守好房门。

听言连忙应了一声，哭丧着脸守在门口。

言宸来到床前取出金针，在谢墨含的人中穴上扎了一针，金针拔出来后，谢墨含也跟着醒来了。谢墨含见屋中只有言宸，立即坐起身，问道：“怎么样？”

“你昏倒后，怜郡主下令封了议事厅，严加看守，任何人不准踏出一步。”言宸道，“不过，刚刚我听闻你染了疫疾的消息还是传出去了，有大批百姓已经拥去了城门要出城，怜郡主去了城门口。”

谢墨含面色一沉：“果然不出所料，官员中有背后人的细作。”

言宸颌首：“在怜郡主封闭议事厅的情况下，还能将消息传出去，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随身养着信鸽，从天窗飞走传信；一种是会武功内力之人，会隔墙传音。”

“太子在住进这所院子的那一日，就已经暗中命人在院墙外下了一种香，凡是飞鸟、信鸽，一律会因吸进异香而晕倒。”谢墨含道。

“这我知道，稍后我便去查看一遍。”言宸道。

“现在就去。”谢墨含道，“若真是有人私养信鸽传信，那么，我们便可以计就计。”

言宸颌首，转身出了房门。

听言见言宸出来，一把拽住他：“言宸公子，侯爷怎么样？可有大碍？”

“暂时无大碍，你好好守住这里。”言宸丢下一句话后便出了院子。

听言见言宸急匆匆的，心知必有事，他不放心，转头进了房间。见谢墨含已经醒来，坐在床上，不知道在想什么，他立即跑到近前，问道：“侯爷，您怎么样？”

谢墨含摇摇头：“无碍。”

“言宸公子说您染了疫疾，是……是真的？”听言小心翼翼地问。

谢墨含点点头，对他摆摆手：“所以，你要离我远些。”

听言脸发白，但没有退后，哭丧着脸摇头：“至今还没找到黑紫草，这可怎么办呀，难道我们真等着死？”